

外国

军事文学

译丛



野 火

(日) 大冈升平 著

王杞元 金 强 译

WAIGUO JUNSHI
WENXUE YICONG

昆仑出版社

外国

军事文学

译丛

野 火

(日) 大冈升平 著

王杞元 金 强 译

WAIGUO JUNSHI
WENXUE YICONG

昆仑出版社

·外国军事文学译丛·

野 火

(日)大冈升平 著

王杞元 金 强 译

昆仑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北京东升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 $4\frac{3}{4}$ ·字数101,000

1987年12月第1版·1987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000

ISBN 7-80040-023-9/I20

书号 10282·40 定价 0.95元

译者的话

该作品的主人公田村作为一名新兵，在日本战败前夕被派往菲律宾前线。但是，他所在的部队不曾投入战斗就被击溃了，此后，他便孤身流浪在山野上，因而他目睹了：渴望结束战争、憧憬着回归故土的狂人——一位高级军官惨死在异国他乡；大批士兵走投无路、病饿而死，暴尸原野；活着的士兵互相残杀，以人肉为食等等悲惨的现实。最后，他成为游击队的俘虏，作为一名幸存者回到家乡，不久便忧伤而死在精神病院里。

大冈升平的《野火》立意深刻，反战思想鲜明。它用血淋淋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罪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通过对主人公的孤独心理的描写，深刻地反映出侵略战争给人们的心灵造成的无法治愈的创伤。本作品尖锐地揭露了，以武士道为精神支柱的军队是丧失人性、麻木不仁的军队；由于失败和绝望，士兵们相互残杀，为了活命吃掉战友，他成为具有活的肉体 and 死的灵魂的人，从而对武士道精神予以极大讽刺。

1909年，大冈升平生于东京，毕业于东大法文系，学生期间便从事文学创作，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曾从军南洋，战后

正式登上文坛，系日本著名战后派作家，《野火》被称为战争文学的佳作，也是他的早期代表作。《野火》于1951年全文发表在《展望》杂志上，对于研究他早期的文学思想特点具有一定价值。

鉴于译者水平，译文中可能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0771/54

一 出 发

我挨了一记耳光。班长连珠炮似地说道：

“混蛋！哪有人家让回来就乖乖儿地回来的！你应当坚决不走，就说无处可去！那样一说，医院总会给你想个办法，连队里可没有多余的粮食来养活你这样一个肺癆鬼！你瞧，部队几乎全部出动搜寻粮食去了，我军正在苦战，没有多余的粮食来养活废物。你给我回医院去！如果医院不收留你，就在那里静坐不走，不管坐多少天都行。院方决不会置之不理吧。如果无论如何也不收留你，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别白白领了那颗手榴弹。眼下，你只能这样为国效力了”。

我一直盯着班长那随着喋喋不休的话语而润湿了的嘴唇。被宣判死刑的本来是我，却不知为什么，他偏偏那么激动，真是令人费解。大概是由于“嗓门儿一高，感情就冲动”的军人习性引起的吧。自从形势恶化以来，他们常常把那种过去不得不在军人的假面具下隐藏起来的不安，暴露在我们士兵的面前。不用说，此时，我的班长最担心的是粮食，所以他净谈粮食问题。

当然，无论“静坐”多久，医院也不会收留没带口粮的病人。这是因为粮食不够吃，军医和卫生兵靠伤兵领到的粮

食才不致断炊。在医院门前白白地“静坐”不走的真不知有多少人。他们都在自己所属的连队里得到了“去死”的命令。

十一月下旬，部队在莱特岛西岸登陆后不久，我便有点咯血。经过在岸边的对空作战和向岛内的艰难行军，在吕宋岛时已经觉得不妙是老病又加重了。连队给了我五天的口粮，把我送到设在山里的伤兵收容所里。军医在那些浑身血污，没有得到很好治疗，横躺竖卧在老百姓床上的伤兵面前，首先对我这个患了肺病就想住院的病号大发雷霆；但一看见我带着口粮，就准许我入院了。

三天后，医院声称病已治好，我就出院了。但连队却不承认已经治好，并说既然带了五天的口粮就应留住五天。我又重返医院。院方声称，那不能算五天的口粮，况且早已吃光了，从而拒绝我入院。因此今天早上我就象被投来投去的皮球一样，又返回连队。但我这样做，不过是想证实一下，连里是否还会让我“去死”。

“明白！田村一等兵立刻返回医院，如果不让住院，就为国尽忠。”

在军队里，通常禁止用“明白”一词来炫耀个人的判断能力，但今天班长却忽视了这一点。

“好！那就打起精神来去吧！一切为了国家，直到最后，也要以一个帝国军人的姿态采取行动！”

“是！”

在室内窗边儿，一个负责供给的陆军上士，用一只肮脏的木箱当桌子写着什么文件。他仿佛没听见我们的对话，背朝着我们，一言不发。可是，我走到他身边一喊报告，他马

上站起来，那双细细的眼睛眯得更细了，说道：

“好吧，好象是撵你走一样，太可怜了。你也要理解班长的处境。别白送了一条命，给你点儿口粮吧！”

说着，他从屋角的一小堆山芋里用双手随便一捧，便递给了我。当地称这种山芋为“卡太莫”，这是一种类似于甘薯的菲律宾山芋。我边道谢，边接过山芋，伸到背包里去放山芋的双手直发抖。我维持生命就靠这六块山芋了，我的国家——我为之献出生命的国家给予我的生活保证仅仅限于这六块山芋。在“六”这个数字之中存在着可怕的数学上的正确性。

我敬了个礼，刚转身要走，就听班长说：

“你不必向连长报告了。”

我原来以为，向连长一说，也许会得到帮助，但这种想法太幼稚了。在前线，军官往往屈从军士的集体意志。连长室与班长的房间只有一步之隔，是由一条走廊连接起来的另一个房间，但挂在门上的草席却纹丝不动。

所谓“不必报告，”就是说，我的问题在前天送回医院时就已经解决了。今天，我又返回连队完全是多此一举。因此这纯粹是班长的问题。

我走下半朽木梯，阳光透过树缝洒遍大地。路旁，夹杂着类似于龙爪花的粉红色野花的草丛连绵不断，对面树林里有十几名士兵正在挖防空壕。

缺少圆形铁铲，就用从老百姓家里找来的破锅和木棒继续挖下去。我们已经溃不成军了，躲在山间的村落里，美军不会再来轰炸了，但是，为了使我们感到安全，防空壕无论如何还是少不得的。除此而外，我们再也没有事可做了。

在树荫里，士兵们的脸显得呆板而阴沉。其中，有的人抬头看看我，又蓦地扭过脸去，低头继续挖工事。

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和我一起来自日本内地的新兵。在运输船的寂寥之中，我们由于一种奴隶式的伤感而团结一致，但当我们和老兵混杂在一起过了三个月的驻地生活后，生活中琐碎的日常需要，使我们又重新变成了普通社会中的利己主义者。而且，在这个岛登陆之后，随着形势的恶化，不得不变得更加自私自利了。

我犯了病，只能靠别人照顾，而我不能给别人任何报答，这种情况出现后，一种冷冰冰的气氛就在我们中间蔓延开来了。当危险尚未临头而仅有这种预感时，因精神上的打击而造成的自我保存的本能使人变得格外地自私自利。我无意将我的命运告诉他们，那是他们早已知道的事情。去刺激他们那被逼迫而变得极端狭隘的人性，实在于心不忍。

前面路旁的树下驻扎着五、六名卫兵。这是留在连队营地上的全部兵力。

为了挽回塔克洛班地区的败局，这个在西海岸登陆的旅团，是由好几个兵团的部分兵力混合编成的，我们在海岸上就遭到空袭，兵力损失过半。重武器还没等运上岸就和军舰一起沉入了海底。按照原来的作战计划，我们应以布劳恩机场为目标，沿着越过中央山脉的小路行军。但在山脚下却被其他先行兵团的败兵挡了回来。由于遭到了拥有迫击炮的敌军游击队的伏击，先头部队陷于一片混乱，不能继续前进了。我们不得不在南面取道一座人迹罕见的高山，向前进发，但途中遇到了来自三个方面的迫击炮的轰击，再次撤到山麓，分散露营在这一带的山谷里，无所事事地打发日子。

据说，派往奥尔莫克基地去的联络官传达了进攻的命令，但部队长拒不执行。

从奥尔莫克出发时携带的十二天的口粮，早已吃光了。附近村落的居民遗弃的玉米及其它杂粮也很快吃光了。全连实际上只有一个排的兵力，轮番以三分之一的人到附近的山野去，以便从居民的田里搜集些山芋和香蕉带回来。实际上，不如说是出去找饭吃。三分之一的人出去四、五天，回来以后，再出动另外三分之一的人，轮换期间只须带回够留守部队吃的粮食就行了。分散在附近村落里的部队都以同样的方式搜集粮食，我们往往要在所到之处争夺先得到粮食的权力，出动的距离和时间越来越长了。

我因咯血，无力扛东西，所以不能够参加搜集粮食的队伍。让我去死的原因就在于此。

我走近了在树林里踱来踱去的士兵们，他们坐在地上，好象表示欢迎似地注视着我。我不愿意再向卫兵司令述说被部队抛弃的事，然而，他们那漠然的同情，所表示出的那副悲惨的神志，却更加令人痛苦。我行走在恭候般的眼光之中，到达他们面前的时间竟然如此漫长。

卫兵司令是一个军士，他听到我那例行公事的报告，脸色立刻变了。这位皮肤洁白的土木工程师是从满洲营建部队转来的，我的情况使他觉得自身难保，他喃喃地说道：

“是离开部队的你走运，还是留在部队的我们走运，那只有天晓得。我们横竖都是冲锋陷阵呗！”

一个士兵说：

“医院不会收留你吧！”

我笑着一字不差地重复了班长的话！

“不收留，就一直坚持到收留为止！”我一心想着尽快结束这个场面。

告别时，我偶然和一个士兵打了个照面儿，他的脸在抽搐，象打哈欠一样，他受了我那张走了形的面孔的传染。我上路了。

二 路

村落里，粗大的洋槐高高耸立，浓密的树荫遮住了它那突出地面、阻塞了道路的根。家家户户都逃光了，房门紧闭，路无行人。遍地的火山沙砾，闪着褐色的光，点缀在村外那洒满阳光的绿色原野上。

我感到无比绝望，好象五脏六腑都被掏空一样，同时，一种内在的幸福感充满了全身。虽然是一种走投无路的、虚幻的自由，但这生命的最后几天，我终归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支配，而不必象一个军人那样行事。

去处是自己决定的，就象对士兵们述说的那样，前往医院。我并非去重复那毫无意义的哀求，而是要去会见那些依然“静坐”不走的人们，会见他们并没有什么目的，不过想再看一眼和我一样的走投无路的人们。

田野伸展开来，对面一公里开外是片树林，右侧中央火山山脉的群山构成了这个岛屿的屋脊，它横卧在远远地展开来的湿草原的尽头，草原上一棵树木也没有；中央火山山脉的一个支脉连绵不断，伸向对面树林的背后，它象一个伏下身去的女人的脊梁那样起伏不平，渐渐向左低下去。在山岗的前端出现的一条宽十八米左右的湍流，山岗在河对岸又

逐渐隆起，沿着河流延伸下去，形成这一风景区的左侧屏障。它的前面就是大海了。

越过对面的山岗，再走六公里路程便是医院。

下午的阳光格外刺眼，晴朗的天空仿佛孕育着一场雷暴，敌机不断地飞过天空的一角，轰隆声响彻晴空。在象蜜蜂飞鸣一样的单调的轰鸣声中，夹杂着四周山里的迫击炮的轰击声。置身于开阔的田野上，有遭到敌机扫射的危险，但此时此刻我还有什么可惧怕的呢。

我将毛巾垫在帽子下面挡住汗水，肩上挎着枪，雄赳赳地阔步前进。我似乎依然豪情满怀，但是，我早已熟悉这种感情了。当我要实现青春的愿望时，它曾阻止我委曲求全，如今为了随心所欲地度过一生的最后时刻，这种豪情当然应该置之不理。在没有指望治好病的时候，它就更算不得什么了。

我边走边向路旁吐着从喉咙涌出来的痰。脑海里浮现出痰里的日本结核菌在热带骄阳的烘烤下死绝了的情景，真叫人痛快。

在进入树林的地方，路分为两岔。右面的路翻过山岗直达医院；左面的路，在树林中绕过山岗的前端，然后进入同一条山谷。翻过山岗的路虽然较近，但从昨天起我已经往返两次，因而早已对它感到厌烦了。凭一个走投无路者的一时兴趣，我选择了那条陌生的林间小道。

林中光线昏暗，道路狭窄。在象紫杉和青冈栎一样笔直耸立的大树之间，长满了杂树，蔓草和青藤交织成天罗地网。一年四季不断飘零的热带落叶，腐烂在路上，一种软绵绵。

绵的感觉传到靴子里来。我好象走在武藏野^①的路上一样，四周万籁俱寂，新鲜的落叶在脚下吱吱作响。我低头向前走去。

脑海里闪现出一个念头：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走的路。我停下脚步，举目四望。

这里并没有什么稀罕之处。在很多地方都和日本的树木相似的阔叶树（挺立的树干、伸展的树枝、低垂的叶子）静立无声，我只是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在我路过这里之前，它们就这样耸立着，不管我来还是不来，都是如此静静地耸立，而且将永远这样耸立下去。

再没有比这更为天经地义的事实了。不久将会离开人世的我，不会再走过这连菲律宾人也不晓得的林间小道了。然而，奇怪的是，我意识到，这种可靠的推断与初次从此通过的事实正是生与死的象征。

然而，自从我离开内地以来，对于诸如此类的不着边际的念头和感觉早已习以为常了。例如，运输船航行在六月的南海时，我呆呆地眺望海面，突然觉得象在梦境中一般，置身于井然有序的景色之中。

湛蓝的大海一望无际，好象为使海水归拢起来一样，水平线勾画出一个规则的圆圈。底部线条分明，恰似年糕般的白云，看起来好象与船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距海面不太远的天空飘浮。随着轮船的匀速前进，白云就象一把以任意视点为中心转动的扇子，在空中匀速飘移，伴随着有节奏地拍击船舷的波涛声和单调的内燃机的隆隆声浮动，眼前的层次分明的风景使我感到异常离奇。

① 武藏野：日本关东平原的一部分。

偶而在稳定的气压下，太阳把它的热量均匀地倾注于海面，就会不断地蒸发出一定量的水蒸气，因此，在空中形成同样形状的云，是不足为奇的。内燃机推动着轮船以一定的速度行驶，因此，站在船上举目四望，周围的景物似乎都在同步移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我虽即刻作了反省，但是，兴奋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这里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愉快的痛苦。

假如这时我是一位游客，我就会遐想：回国之后，可以向留守在故土的可怜的朋友们畅谈大洋奇观。

我的兴奋和痛苦大概是由于我受到战败和死的预感的打击而产生的，不知能否有机会把这些奇怪的经历告诉别人。

我对于不能再次经过的菲律宾的林间小径感到奇怪，也仍然是因为我预感到死的缘故吧。在日本，我无论走在多么偏僻的地方，也决不会产生这种想法。因为人们总是下意识地假定：高兴时可能会旧地重游。看来，我们所谓的生命感存在于能够无限度地重复现实行为的预感之中。

菲律宾的热带风景使我心情舒畅。马尼拉城外的柔软草坪，经受骤雨洗礼的，绚丽夺目的火焰树的朱红树梢，五彩缤纷的早霞和晚霞，染上一层紫色的火山，波涛中的珊瑚礁和海边茂密的草丛，这一切都使我处于近似心驰神往的欣喜之中。我想，这种在自然之中不断增大的快感，就是我接近死亡的确实的信号。

在离开人世之前，能够给我一个偶然的机，使我看到处处充满了生气的景象，我心中十分感谢。我忽然感到，自己以往的半生是丝毫不能令人满意的，实际上这不正是自己的命运不佳吗？当“命运”一词降临到我身上时，如果不加

拒绝，就可以理解为“神的意志”。

显然，为了打仗，我才漂洋过海被送到这里来，但是，我毫无战斗意志，因此，这种思想与感觉的混乱，是意识和客观的统一遭到破坏的结果。步兵这个兵种，出于实际需要，必须观察大自然。对于他们来说，地面上的微小凸凹都是躲避枪弹，保护自己的避难所，在他们眼里，美丽的绿色田野则是必须迅速通过的危险地段。由于作战的需要，要转战四方，对于士兵们来说，呈现在眼前的大自然的千姿百态，是毫无意义的。这种毫无意义的感觉正是他们生存的精神支柱，是勇气的源泉。

当胆怯和反省破坏了这种无意义的认识的统一时，从裂缝中间呈现出来的，是对于活着的人更加没有意义的东西，也就是，死亡的预感。

三 野 火

我不知不觉地迈开双脚，一边走一边回想着闪现在脑海里的胡思乱想。我确信它们都是滑稽可笑的，但是，一种内心的喜悦使我执着于这些莫名其妙的观念。

路在树林中顺着山脚蜿蜒向前，绿色的山脊在树木之间时隐时现。穿过树林，把山岗打扮得绿茸茸的杂草立刻侵入路边上来。我看到，一棵棵矮小的杂木象人一样孤零零地立在平缓的山坡上。

树林消失了，眼前是一片铺满石子和细沙的荒野，荒野上零星地长着野草。这是一片河滩，高高低低的小土岗象小岛一样分布在河滩上，在午后的日光照耀下，土岗上一簇簇

的野草穗闪着银光。河流象一条钢带，横卧在对面，将荒野划分成两半之后，便匆匆离去了。河对岸，一抹草绿色的山岗象多摩^①的横山那么高，山岗沿河向右延伸，最后形成一座山崖耸立在河滩上，崖下升起一缕黑烟。

在菲律宾当下的季节里，烟大多是由于燃烧秋后的玉米秸冒出来的。自从登陆以来，一缕缕的黑烟装点了大地，它告诉我们，在我们周围存在着我们看不到的菲律宾人。

哨兵当然都很留心从地面上的烟的动向。因为它有可能是游击队的原始的联络信号。他们要根据烟的形状，分辨出是焚烧废物冒出的烟，还是向远方的同谋者发出的信号，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现在看到的河对岸的烟，显然会使人想到在浓烟之下有大量的物质在燃烧，那股烟又浓又冲。我看到在浓浓的黑烟下，窜动着一条橙黄色的火舌。

然而。我已经养成了哨兵的习惯，因此，为置身于浓烟滚滚的河滩上而感到踌躇。是单纯的野火也罢，不是也罢，肯定在浓烟之下有菲律宾人和燃烧的物质。对于我们来说，所有的菲律宾人都是敌人。

我后悔选择了这条陌生的小路。但是，如今自己既然正在走向死亡，也就无心再走回头路了。我从右侧绕过那个围着山岗的没有路的树林，在前面，河滩上的路好容易才进入了另一片树林。

我用身上带的刺刀砍断了低垂的枝条和缠在腿上的蔓草，向前行进。军靴踩在树下湿漉漉的杂草上，一个劲儿地

① 多摩即日本地名一译者注。

打滑。因为我并未迷失方向，所以和树林的边缘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从河滩反射过来的亮光把羊齿蕨照得象绿宝石一样。这里有一条路，我摸索着向树林深处走去，而后发现了一间小屋和人。

一个菲律宾人睁大了眼睛站在那里。

我停下脚步，端起枪，迅速寻视着四周。

“您好！老爷！”

他满脸堆笑地说道。此人三十上下，脸色十分难看。身穿一条褪了色的天蓝色短裤，露出两条枯瘦肮脏的腿。在所有的居民早已逃光的这一地区，他的出现是非常可疑的。

“你好！”

我用生硬的毫无把握的比萨雅语答道，同时审视着周围的一切，四周万籁无声。

小屋仅比地面高出一尺，透过敞开的窗子，可以看到屋内去。周围有一股刺鼻的恶臭。

“欢迎您！”

菲律宾人看着我手中的枪，曲意逢迎地笑着。这时，我未加思索地脱口说道：

“有玉米吗？”

男人的脸色阴沉下来，但仍然“欢迎，欢迎”地说个不停，他在前面带路，绕到小屋的后面，屋后的地上挖了个坑，上面架着一口大锅，锅下烧着火。锅内的黄色液体咕嘟咕嘟地冒着泡，我看到山芋横七竖八地放在锅旁的地上，可见锅里煮着山芋。怪味便是从煮山芋的液体中冒出来的。

在另一只小锅中，煮着玉米粒。他捞出一把放在肮脏的搪瓷盘里，撒上些黑色的盐粒递给我。此时我根本没有食